

主编：秦文君



酷
企
鹅
丛
书

饶雪漫 / 著

QQ 兄妹

现实中格格不入，

QQ 中灵感契合

一对冤家聚头后的好玩碰撞

一段校园背景下的动人成长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主编：秦文君



酷
企
朋
丛
书

QQ

兄妹

饶雪漫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QQ 兄妹/饶雪漫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4

(酷企鹅丛书)

ISBN 7-5396-2100-1

I. Q… II. 饶…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978 号

QQ 兄妹

饶雪漫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25

插页:2

字数:90000

印数:8000

版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00-1/I·1932

定价:7.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饶雪漫，
职业 DJ，网名坏坏。

很多的时候，被人们称作雪漫。在电波里，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

十四岁起开始创作，迄今共发表作品100多万字。代表作有《最熟悉的陌生人》、《眉飞色舞》、《可以跳舞的鱼》、《飞越青春的鸟儿》、《蔷薇醒了，茉莉开了》等。雪漫作品深受少男少女喜爱，曾获“新世纪儿童文学奖”，海峡两岸首届少年小说征文佳作奖，《巨人》杂志“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并连续七年获《少年文艺》（江苏）“优秀作品奖”。

自我定语：我快乐，并懂得拒绝一切的不快乐。





酷企鹅丛书

主编：秦文君

当单亲女生居然的爸爸爱上单亲男生管沙的妈妈，这对毫无准备的少年开始别扭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成了一对冤家兄妹。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性格情趣使得两个孩子在生活中磕磕碰碰，吵闹不休，然而在网上，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成为QQ好友，同时，在校园和家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也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懂得了彼此关爱和理解。小说情节生动有趣，语言幽默俏皮。



目

录

新家 / 1

管沙是我继母的儿子，比我大半岁。

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鼓着个腮帮子，像只青蛙。

Q Q / 25

“网上有趣，生活中往往很无聊，这是常理。”夏小丫总结说。

我不同意她的看法，管沙在生活中那么地无聊，难道他在网上就可以有趣得起来么？

转学 / 47

我们学校是有名的重点中学，我无法想象像管沙那样自由散漫的人到我们学校里来念书，那是绝对要水土不服的啊！



见 面 / 71

管沙和安妮的约会安排在麦当劳。这都是跟痞子蔡和轻舞飞扬学的，我想一定是管沙的主意，一点创意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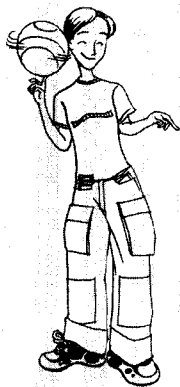
兄 妹 / 97

是谁说过一个词叫“多事之秋”？我觉得简直说得好极了。

那一天，就在大操场上，放学高峰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管沙和纪涛打了起来。

尾 声 /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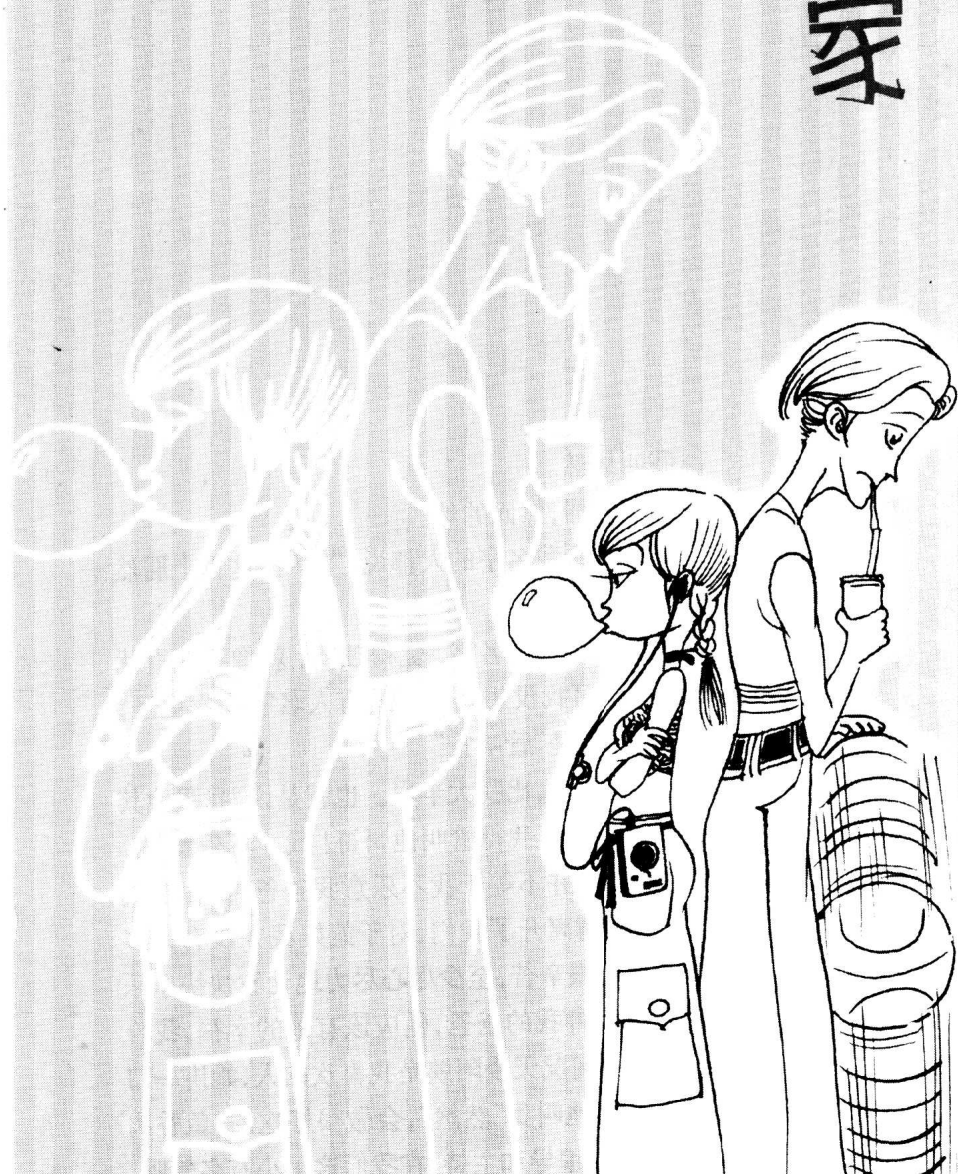
十字路口，霓虹闪烁，夜风扬起我的长发。过马路时，管沙轻轻地带了我一把，我轻轻地说：“谢谢啊。”看到他的唇角扬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管沙是我继母的儿子，比我大半岁。

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鼓着个腮帮子，像只青蛙。

新家



A



我叫居然。

居住的居，然而的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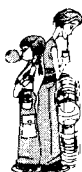
第一次听我名字的人都说：“哈哈，这世上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

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觉得独特，就像我一直就是一个独特的女孩。可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名字比我更怪，他叫管沙，乍一听来，像是“管啥？”

管沙是我继母的儿子，比我大半岁。也就是说，我跟他其实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我得管叫他哥哥！我才不乐意！！

我不乐意叫他哥哥并不等于我不乐意我爸爸再婚。在我两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开了我们，对于妈妈我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我知道爸爸很辛苦，至少尽心尽力地让我快快乐乐长到了十六岁。我很崇拜我的爸爸，他应该有他的幸福，我盼这一天盼了很久了。更何况天爱阿姨是我喜欢的人，她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很亲热地叫我“然然”，会做很好吃的“鱼香肉丝”，还是电视台的节目编导和主持，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呢。





我只是不喜欢她的儿子管沙。

记得我和管沙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饭店里。他来得很晚，头发乱蓬蓬地，脸上有密密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像是刚跑完一万里。见到我们时，他很勉强地笑一下，也不喊人，坐下来就吃。天爱阿姨说：“沙沙，来认识一下，这是你居叔叔，这是你然然妹妹。”

他就在嗓子里哑哑地嗯了一声，眼光很迅速地扫过我们，一点表情也没有，像是什么大人物一般。

因为管沙，一顿饭吃得闷极了。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爸爸和天爱阿姨都拼了命地没话找话。对于他们我是有问必答，管沙却是有问必不答。后来天爱阿姨都有些火了，问他说：“你今天嗓子坏了还是怎么的？”

“没坏。”管沙说，“沉默是金你不懂吗？”

啊呸！

我差点没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

爸爸却宽宏大量地笑着，还给他夹菜。

他把爸爸夹的菜扔到桌上，很不耐烦地说：“注意点卫生行不行？”

天爱阿姨把筷子拍到桌上，很生气地说：“你这样丢妈妈的脸很开心？”

“我一点也不觉得丢脸！”管沙把头一昂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天爱阿姨只好对着我们无奈地耸耸肩。

爸爸真奇怪，好像还笑得很舒心的样子。

分手的时候，我跟天爱阿姨说：“阿姨，再见！”天爱阿姨很欢喜地摸摸我的头，然后说：“晚上凉了，下次记得要多穿一点，不然会感冒的。”

管沙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瞄着他妈妈，然后就拖着天爱

阿姨走开了。

回到家我就跟爸爸说，不想和这种没礼貌的人在一起生活。爸爸拍拍我的肩说：“有个哥哥不是很好吗？”

“这样的哥哥，不要也罢！”我说。

“唔。”爸爸随便应着，在他的大书桌前低着头，他的心思全在他的图纸上，他正在忙着装修新房子。我们的新房子很大，爸爸指着图纸对我说：“这样你和管沙可以每人有一间朝南的小房间，我会给你们设计成不同的风格，包你们满意。”

“爸爸，”我问他，“新房子全是我们家出钱吗？”

“你问这个干嘛？”爸爸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如果是的话，管沙就是寄人篱下，他有什么好得意的。”

“不许你这么想！”爸爸很严厉地说，“这种想法不太好。”

“那好吧，”我不想让爸爸不开心，便转开话题说，“新房子那么大，你要费不少工夫吧？！”

“我尽力而为。”爸爸胸有成竹地说。

爸爸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室内装潢设计师。我毫不怀疑我新家的漂亮程度，只是想到要和管沙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泄气。

夏小丫是我最好的朋友，听说我的新妈妈是天爱阿姨，她激动得下巴也差点掉下来。“她是这世界上最有个性的女人。”夏小丫评价说，“看到她就明白‘高贵’这个词的含义。居然你真是有福气啊！”

“是啊。”我叹气说，“要是她没有儿子，我会更有福气。”

“什么意思？”夏小丫问。

“她有个儿子，比我大半岁，怪里怪气的，以后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居然你有哥哥了？”夏小丫大叫起来说，“居然你不要身



我叫居然。
居住的居，
然而的然。



在福中不知福哦。”

我倒到她身上。

夏小丫要是认识了管沙，就会知道我的烦恼一点也不夸张。

爸爸结婚的前一天晚上特别找我谈了一次话。

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地说：“然然，明天爸爸要结婚了。”我笑笑地看着他说：“我知道，恭喜爸爸！”

“以后你要有妈妈了，她是个好人，爸爸相信她会对你很好，所以，你也要像爱妈妈一样地爱她，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我给爸爸泡了一杯热茶。我打心眼里喜欢爸爸这样平起平坐地和我说话，乐滋滋的。

“还有管沙。”爸爸说，“你也要把他当做自己的哥哥看。”

“我尽量吧。”我说，“我跟他可能有点合不来呢。”

“他是一个有点点特别的孩子，从他出生到现在，他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子。你天爱阿姨又忙，没什么时间陪他。所以，他可能是有点和别人不一样。”

“哦。”这么一听，我也觉得管沙可怜，说：“爸爸你放心，我会让着他。”

爸爸笑了：“那倒不必。不过然然懂事，我很欣慰。”

“是爸爸教育和培养得好。”我趁机拍马屁。

“快去睡吧。”爸爸心花怒放地重重拍我肩一下，“我要去试试我的新西装喽。”

“爸爸！”我喊住他说，“你很爱天爱阿姨吗？”

爸爸也许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不过他愣了一下后还是说：“是的。”

“那么，”我飞快地问，“妈妈呢？”

爸爸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慢慢地搂住我，他下巴上的胡茬





轻轻地擦着我的脸。然后他说：“然然，爸爸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妈妈，特别是今晚，爸爸真的特别想念她。”

我微笑着说：“好啦好啦，爸爸别伤感了，要做个最快乐的新郎哦！”

我知道爸爸想哭，其实我也在拼命地忍住自己的泪水。

也许这一切就像书上所说的：幸福总是和眼泪互相伴随吧。

临睡前，我照例拿出妈妈的照片来看。照片上的妈妈很年轻，头发长长的，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爸爸就总说我的眼睛和妈妈的一模一样。有时候我会在梦里梦到妈妈，她就是那么温温柔柔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醒来后，身上暖暖的。

所以我总相信，妈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她一直在看守着我和爸爸的幸福，然后把天爱阿姨带到我们的生活中。

只不过这中间稍稍出了一点小差错，半路杀出个管沙来。呵呵。

爸爸和天爱阿姨的婚礼很简单，就是几桌老朋友在一起吃吃饭。不过气氛很好，爸爸穿了新西装很精神，天爱阿姨很漂亮，我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管沙不，他从头到尾都黑着一张脸，仿佛谁欠了他一百万没还一样。

小肚鸡肠。

我觉得管沙就是我最看不起的那种男生。

也就是在那天，我和管沙有了生平第一次的对话。

是他先开的口。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以后，你会管我妈妈叫妈妈？”

他的声音很粗，真难听。

“也许吧。”我说。

“不过你要让你爸爸死心，我一辈子也不会叫他爸爸！”

“谁稀罕！”我扁扁嘴说。

管沙突然坏坏地笑了说：“你怎么就知道你爸爸不稀罕？”

“废话，因为他是我爸爸！”我才不会输给他，“你以为你是珍稀动物？”

“你骂人？”他生气地瞪着我。

“是的。”我说，“不过不知道你算不算人？”

“我不和女生一般见识！”他倒是挺大度的样子，“你们女生真没意思。”

哈，一竿子打倒一大片！跟我们班有的木脑袋男生一模一样！我懒得再理他。

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鼓着个腮帮子，像只青蛙。

哎，以后，我就要天天对着一只青蛙吃饭了，真不知道还会有食欲！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第一天就闹了别扭。

首先是看电视。他一回家就把台调到体育台上，吵人得要命。可是我想看的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我“啪”地一下把台扭过来。他很大声地问我说：“做什么？”

吓我老大一跳。

“不做什么！”我说，“看电视。”

“沙沙！”天爱阿姨说，“让着然然，你到我们房间看去！”

“为什么？”管沙飞快地把台调回去说，“客厅里电视大，看球就是要电视大。”说完，他扭头对我说：“你去他们房间看看吧，小姑娘就将就点！”

“你为什么不将就点？”

“如果我是听那些软绵绵的情歌我一定将就点。”他把遥





控器牢牢地抓在手里，振振有词地回我说。

我以为天爱阿姨会骂他，可是她并没有，而是朝着我调皮地挤挤眼，一副比我还无奈的样子。我觉得她很风趣，气就消下去不少。

于是我对管沙说：“算了，我让着你，不过不是怕你，我是给天爱阿姨面子。”

“她那么有面子，怎么你不叫她妈？”管沙一面盯着电视一面恶作剧地问。

我真想叫天爱阿姨一声“妈”气气他，可是我叫不出口。记忆里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这两个字，内心的犹豫让我觉得心酸，我一声不吭地回了自己的小房间。

没过一会儿天爱阿姨就进了我的小房间。我真怕她说什么话来安慰我，那样我会更加地不好意思。可是她没有，而是问我说：“你说沙沙这样的男生是不是女生都特烦的那种？”

我想说是。可想到管沙到底是她儿子，就没出声。

天爱阿姨说：“沙沙是有些怪，他的老师告诉我他在班上很孤僻，我看他也没什么朋友，真让人够担心的！然然啊，你得帮我，让我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那我可帮不上！”我赶紧摇手说，“我躲他还来不及！”

“你们是同龄人，会有沟通的！”天爱阿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然后她一把拖起我来说：“走走走，我们去客厅，我教你插花！”

我喜欢看天爱阿姨插花，她的手指修长而美丽，在花叶之间游走，像是无声的舞蹈。我很高兴地随她手腕手出来。

“我妈就会笼络小丫头片子。”管沙看到我们亲热很不满，声音里全是酸味。我很满意，就是要让他气才好！气不死他算我没本事！

然后就是吃饭。

因为我喜欢吃辣的，天爱阿姨就在菜里多放了一点辣椒。

管沙一吃眉头就皱了起来，又是咳嗽又是跑到厨房里拼命地喝水，仿佛菜是毒药一般。爸爸说：“天爱，你不要老是迁就然然，做点沙沙爱吃的菜啊！”

天爱阿姨笑着说：“别管他，他以前也不是这么不能吃辣的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管沙从厨房里把头伸出来，闷声闷气地说，“难道我是装的？你就知道笼络小姑娘！”

我埋着头笑。

“那我笼络你好了！”爸爸打圆场说，“晚上咱俩出去吃，想吃什么你点什么！”

“谁要跟你去！”管沙硬硬地回道。

天爱阿姨和爸爸相互看看，多少都有些尴尬。

我忍不住回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别不识好人心！”

“然然！”爸爸喝斥我闭嘴。

我很不高声地低声说：“我还不想说，跟这种没修养的人有什么可说的！”

管沙听见了，从厨房里跳出来，直冲到我面前说：“你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别以为你是小姑娘我就不敢揍你！”他的脸上杀气腾腾，我还真有些怕，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天爱阿姨上来一把拉开他说：“你要吃就吃，不吃就回你房间去！”

“吃！”管沙一把甩开他妈妈，大咧咧地坐下来，说：“我为什么不吃？饿死了让你们开心？”一面说一面就大口大口地扒起白饭来。

我真没见过这样的男生。我忽然一点也不气了，只觉得很好笑。我冲着爸爸和天爱阿姨做了一个鬼脸，他们均回我无可奈何的表情。

然后我对管沙说：“白饭的滋味如何？”

